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二九七・子部・西學譯著類

天演論二卷	〔英〕赫胥黎撰	嚴復譯	一
名學	〔英〕穆勒撰	嚴復譯	三一
泰西新史攬要二十四卷	〔英〕馬懇西著	〔英〕李提摩太譯	八七
列國變通興盛記四卷	〔英〕李提摩太撰		三二五
佐治芻言一卷	〔英〕傅蘭雅譯	應祖錫述	三五三
原富五卷	〔英〕斯密亞丹撰	嚴復譯	四四三

24133/6

天演論

〔英〕

赫胥黎撰
嚴復譯

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盧氏慎始基齋刻本影印原書版框
高一九六毫米寬一二九毫米

天演論

李鳳高署

沛陽盧氏慎
始基齋刊行

天演論 序

嚴子幾道既譯英人赫胥黎所著天演論以示汝綸曰爲我序之天演者西國格物家言也其學以天擇物競二義綜萬彙之本原考動植之蕃耗言治者取焉因物變遷短深寧乎質力聚散之幾推極乎古今萬國盛衰興壞之由而大歸以任天爲治赫胥黎氏起而盡變故說以爲天不可獨任要貴以人持天以人持天必究極乎天賦之能使人治日即乎新而後其國永存而種族賴以不墜是之謂與天爭勝而人之爭天而勝天者又皆天事之所苟是故天行人治同歸天演其爲書與陸稼書博涉乎希臘三乾斯多噶婆羅門釋迦諸學審同析異而取其衷吾國之所創聞也凡赫胥黎氏之道具如此斯以信美矣抑汝綸之深有取於是書則又以嚴子之雄於文以爲赫胥黎氏之指趣得嚴子乃益明自吾國之譯西書未有能及嚴子者也凡吾聖賢之教上者道勝而文至其次道稍卑矣而文猶足以久獨文之不足斯其道不能以徒存六藝尙已晚周以來諸子各自名家其文多可喜其大要有集錄之書有自著之言集錄者篇各爲義不相統貫原於詩書者也自著者建立一幹枝葉扶疎原於易春秋者也漢之士爭以摛辭相高其尤者太史公書繼春秋而作人治以著揚子太玄極易爲之天行以闢是皆所爲一幹而枝葉扶疎也及唐中葉而韓退之氏出源本詩書一變而爲集錄之體宋以來宗之是故漢氏多撰著之編唐宋多

天演論吳序

漢格氏著嚴子譯

集錄之文其大畧也集錄既多而向之所爲撰著之體不復多見間一有之其文采不足以自發知言者指焉弗列也獨近世所傳西人書率皆一幹而眾枝有合於漢氏之撰著又惜吾國之譯言者大抵奔陷不文不足傳載其義夫撰著之與集錄其體雖變其要於文之能工一而已今議者謂西人之學多吾所未聞欲論民智莫善於譯書吾則以謂今西書之流入吾國適當吾文學靡敝之時士大夫相矜尙以爲學者時文耳公牘耳說部耳舍此三者幾無所爲書而是三者固不足與文學之事今西書雖多新學願吾之士以其時文公牘說部之詞譯而傳之有識者方鄙夷而不知願民智之淪何由此無他文不足焉故也文如幾道可與言譯書矣任者釋氏之入中國中學未衰也能者筆受前後相望顧其文自爲一類不與中國同今赫胥黎氏之道未知於釋氏何如然欲儕其書於太史氏揚氏之列吾知其難也即欲儕之唐宋作者吾亦知其難也嚴子一文之而其書乃繫與晚周諸子相上下然則文顧不重邪抑嚴子之譯是書不惟自傳其文而已蓋謂赫胥黎氏以人持天以人治之日新術其種族之說其義當其辭危使讀焉者恍焉知幾於國論殆有助乎是惜也子又惑焉凡爲書必與其時之學者相入而後其效明今學者方以時文公牘說部爲學而嚴子乃欲進之以可久之詞與晚周諸子相上下之書吾懼其併馳而

不相入也。雖然。嚴子之意。蓋將有待也。待而得其人。則吾民之智。論矣。是又赫齊黎氏以人治歸天演之一義也。歟。光緒戊戌孟夏桐城吳汝綸敘。

天演論吳序

復始其諸最書

譯天演論自序

英國名學家穆勒納翰有言。欲考一國之文字。語言。而能見其理極。非請曉數國之語言。文字。者不能也。斯言也。吾始疑之。乃今深喻篤信。而歎其說之無以易也。豈徒言語言文字之散者而已。即至大義微言。古之人理畢生之精力。以從事於一學。當其有得藏之一心。則為理動之口舌。著之簡策。則為詞。固皆有其所以得此理之由。亦有其所以藏焉以傳之於時。豈偶然哉。自後人讀古人之書。而未嘗為古人之學。則於古人所得以為理者。已有切膚精血之異矣。又況歷時久遠。閱讀沿誤。聲音代變。則通段釋明。風俗殊尚。則事意參差。夫如是。則雖有故訓疏義之勤。而於古人昭示來學之旨。猶益晦矣。故曰。讀古書難。雖然。彼所以託焉而傳之理。固自若也。使其理誠精。其事誠信。則年代國俗。無以隔之。是故不傳於茲。或見於彼。事不相謀。而各有合。考道之士。以其所得於彼者。反以證諸吾古人之所得。乃滋益精。豈如察初覺其親切有味。較之視學為學者。萬萬有加焉。此真治異國語言文字者之至樂也。今夫六藝之於中國也。所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者。爾而仲尼之於六藝也。易春秋最嚴。司馬遷曰。易本隱而之顯。春秋推見至隱。此天下至精之言也。始吾以謂本隱之顯者。觀象繫辭。以定吉凶而已。推見至隱者。肆意褒貶而已。及觀西人名學。則見其

天演論自序

復始其諸最書

於格物致知之事。有內籀之術焉。有外籀之術焉。內籀云者。察其曲而知其全者也。外籀云者。推其端而極其理者也。外籀之術。以斷本末者也。設定數以逆未然者也。乃推卷起曰。有是哉。是固吾易春秋之學也。還所謂本隱之顯者。外籀也。所謂推見至隱者。內籀也。其有若謂之矣。二者即物窮理之最要途術也。而後人不知廣而用之。者。未嘗事其事。則亦未嘗察其術而已矣。近二百年歐洲學術之盛。遠邁古初。其所得以為名理公例者。在在見極。不可復掩。顧吾古人之所得。往往先之。此非傳會。已之言之也。吾將試舉其灼然不誣者。以質天下。夫西學之最為切實而難其例。可以御善變者。名數質力四者之學是已。而吾易則名數以為經。質力以為緯。而合而名之曰易。大字之內。質力相推。非質無以見力。非力無以呈質。凡力皆乾也。凡質皆坤也。索坤動之例。三其一曰。靜者不自動。動者不自止。動路必直。速率必均。此所謂顯古之度。自其例出。而後天學明。人事利者也。而易則曰。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撓而百年有斯。演遷顯者。以天演自然。言化者。書造論。實天地人而一理之。此亦晚近之總作也。其為天演界說曰。禽以合質。開以出力。始簡易而終難。極而易則曰。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至於全力不增減之說。則有自。雖不息為之先。凡動必復之說。則有消息之義。居其始而為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之旨。尤與熱力平均天地乃毀之言。

相發明也。此豈可悉謂之偶合也耶。雖然由斯之說。必謂彼之所明。皆吾中土所前
有。甚者或謂其學皆得於東來。則又不開事實。適自蔽之說也。夫古人發其端而
後人莫能竟其緒。古人擬其大而後人未能議其精。則猶之不學無術。未化之民而
已。祖父雖望。何孫子孫之童昏也哉。大抵古書難讀。中國為尤。二千年來。士徇利祿。
守閥閥。無獨闢之慮。是以生今日者。乃轉於西學。得諸古之用焉。此可為知者道難
與不知者言也。風氣漸通。士知奔陋為恥。西學之事。問途日多。然亦有一二巨子。地
然謂彼之所指。不外象數形下之末。彼之所務。不越功利之間。逞肥為談。不吝其實。
討論國聞。審敵自鏡之過。又歸斷乎不如是也。赫胥黎氏此書之惜。本以救斯弊。塞
任天為治之末流。其中所論。與吾古人有甚合者。且於自強保種之事。反復三致意。
焉。夏日如年。聊為述譯。有以多符空言。無極實政相稽者。則固不佞所不恤也。光緒
丙申重九。嚴復序。

天演論自序

慎始基

天演論 自序 譯例言

譯例言

一譯事三難。信達雅。求其信已大難矣。顧信矣不達。雖譯猶不譯也。則達尚焉。
海通已來。求奇之才。隨地多有。而任取一書。責其能與於斯二者。則已算矣。其
故在淺嘗一也。偏至二也。辨之者少三也。今是書所言。本五十年來西人新得
之學。又為作者晚出之書。譯文取明深義。故詞句之間。時有所便。到增益不斤
斤於字比句次。而意義則不倍本文。題曰達信。不云筆譯。取便發揮。實非正法。
什法師有云。學者病來者方多。幸勿以是書為口實也。

一西文句中名物字。多隨舉隨釋。如中文之旁支。後乃連接前文。足意成句。故
西文句法。少者二三字。多者數十百言。假令仿此為譯。則恐必不可通。而刪削
取便。又恐意義有偏。此在譯者將全文神理融會於心。則下筆抒詞。自然互備。
至原文詞理不深。難於共喻。則當前後引綴。以顯其意。凡此經營。皆以為達為
達。即所以為信也。

一易曰。脩辭立誠。子曰。辭達而已。又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三日乃文章正軌。
亦即為譯事指模。故信達而外。求其辭雅。此不僅期以行遠已耳。實則情理微
言。用漢以前字法句法。則為達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則求達難。往往抑義就詞。
天演論譯例言

慎始基

慎始基

毫釐千里。審擇於斯二者之間。夫固有所不得已也。豈尚奇哉。不佞此譯。頗覺
艱深。文辭之難。實則刻意求顯。不過如是。又原書論說。多本名數格致。及一切
時人之學。倘於之數者。向未問津。雖作者固國之人。言語相通。仍多未喻。別夫
出以重譯也耶。

一新理難出。名目紛繁。求之中文。渺不可得。即有牽合。終嫌參差。譯者遇此。獨
有自具衡量。即義定名。顧其事有甚難者。即如此書上卷導言十餘篇。乃因正
論理深。先數淺說。俾始端尾言。而錢唐夏提卿曾伯病其難。謂內典原有此
種。可名懸談。及桐城吳文舉父。改論見之。又謂危言既成。應詞懸談。亦沿釋氏
均非能自樹立者所為。不如用諸子書例。隨篇標目。為佳。種卿又謂如此。則篇
自為文。於原書建立一本之義。稍晦。而懸談懸諸名。懸者乎也。乃會撮精旨
之言。與此不合。必不可用。於是乃依其原目。質譯導言。而分注吳之篇目於下。
取便閱者。此以見定名之難。雖欲避生吞活剝之誚。有不可得者矣。他如物競
天擇。儲能效實。諸名。皆由我始。一名之立。旬月踟躕。我罪我知。是存明哲。
一原書多論希臘以來學派。凡所標舉。皆當時名碩。流風緒論。泰西二千年之
人心民智。皆為西學者所不可不知也。茲於篇末。畧載諸公生世事業。粗備

學者知人論世之資

一窮理與從政相同。皆貴集思廣益。今遇原文所論。與他書有異同者。既就隨所所知。列入後案。以資參考。間亦增以己見。取詳稱舉。求易言。處澤之義。是非然否。以俟公論。不敢固也。如曰標高揭已。則失不候。後繼提聚。辛苦。遂譯之本心矣。

一是編之譯。本以理學百書。端緒不易。固取此書。日與同學諸子相謀。迫書成。吳大摯甫見而好之。斧諸微引。匡益實多。願惟採賾。即寂之學。非當務之所。不願問世也。而稿經新會樂任父。訪陽處。不齋諸君借鈔。皆勸早日付梓。木石郵示。介弟慎之於鄉。亦謂宜公海內。遂災重聚。猶非不候。意。刻。訪。寄。海。覆。翻。乃為發例言。并識緣起如是云。

光緒二十四年歲在戊戌四月二十二日履復識於天津尊疑學

天演論譯例言

天演論譯例言

天演論篇目

上卷導言十八篇

察變第一

廣義第二

趨異第三

人為第四

互爭第五

人擇第六

善敗第七

烏託邦第八

汰奢第九

擇難第十

攝羣第十一

人羣第十二

制私第十三

天演論篇目

初敗第十四

最目第十五

進微第十六

善羣第十七

新反第十八

下卷論十七篇

能實第一

憂患第二

教原第三

嚴懲第四

天刑第五

佛釋第六

種業第七

冥往第八

冥妄第九

佛法第十

學派第十一

天難第十二

論性第十三

矯性第十四

演惡第十五

羣治第十六

進化第十七

天演論篇目

二 進化論 天演論 進化論 天演論

天演論 目錄 卷上

天演論上

導言一 察變

英國赫胥黎達論
侯官嚴復達信

赫胥黎獨處一室之中。在英倫之南。背山而面野。檻外諸境。歷歷如在机下。乃懸想二千年前。當羅馬大將愷撒未到此時。此間有何景物。計唯有天造草昧。人功未施。其藉微人境者。不過幾處荒墳。散見坡陀起伏間。而灌木叢林。蒙茸山麓。未經芟治。如今日者。則無疑也。忽生之草。交加之藤。勢如爭長。相雄各據。一抔壤土。夏與異日。爭冬與嚴霜。四時之內。飄風怒吹。或西發西洋。或東起北海。旁午交扇。無時而息。上有鳥獸之踐啄。下有蟻蝶之齧傷。憔悴孤虛。旋生旋滅。宛枯頃刻。莫可究詳。是離離者。亦各盡天能。以自存種族而已。數畝之內。戰事熾然。強者後亡。弱者先絕。年年歲歲。歲歲有留遺。未知始自何年。更不知止於何代。苟人事不施於其間。則莽莽榛榛。長此互相吞并。混逐蔓延而已。而詰之者。誰耶。英之南野。黃芩之種為多。此自未有紀載以前。羊衣石斧之民。所采撷踐踏者。茲之所見。其苗裔耳。遠古之前。坤樞未轉。英倫諸島。乃屬冰天雪海之區。此物能寒。法當較今尤茂。此區區一小草耳。若跡其祖

天演論上

始遠及洪荒。則三古以還。年代方之猶瀟瀟之水。比諸大江。不啻小支而已。故事有決無可疑者。則天道變化。不主故常。是已。特自皇古迄今。為變蓋漸淺。人不察。遂有天地不變之言。實則今茲所見。乃自不可窮詰之變動而來。京垓年歲之中。每每員輿正。不知幾移幾換。而成此最後之奇。且繼今以往。陵谷變遷。又屬可知之事。此地學不刊之說也。假其驚怖斯言。則索證正不在遠。試向立足處所。掘地深逾尋丈。將逢屋灰。以是屋灰。知其地之古。必為海蓋。蜃灰為物。乃羶蚌蛻殼積疊而成。若用顯鏡察之。其掩旋尚多。完具者。使是地不前為海。此恆河沙數。羶蚌者。胡從來乎。滄海塵塵。非誕說矣。旦地學之家。應驗各種。種石知動。種鹿品率。皆遷有變。遷特為變。至微其遷極漸。即假吾人彭聃之壽。而亦由甦觀久。潛移弗知。是猶蟪蛄不識春秋。朝菌不知晦朔。遽以不變名之。實智說也。故知不變一言。決非天運。而悠久成物之理。轉在變動不居之中。是當前之所見。經廿年。卅年。而革焉可也。更二萬年。三萬年。而革亦可也。特據前事。推將來。為變方長。未知所極而已。雖然。天運變矣。而有不變者。行乎其中。不變惟何。是名天演。以天演為體。而其用有二。曰物競。曰天擇。此萬物莫不然。而於有生之類。尤著。物競者。物爭自存也。以一物以與物物爭。或存或亡。而其效則歸於天擇。天擇者。物爭焉而獨存。則其存也。必有其所以存。必其所得於天

之分自致一己之能與其所適值之時與地及凡周身以外之物力有其相謀相利者焉夫而後獨免於亡而足以自立也而自其效觀之若是物特爲天之所厚而擇焉以存也者夫是之謂天擇天擇者擇於自然雖擇而莫之擇猶物競之無所爭而定天下之至爭也斯賓塞爾曰天擇者存其最宜者也夫物既爭存矣而天又從其爭之後而擇之一爭一擇而變化之事出矣

復案物競天擇二義發於英人達爾文達著物種由來一書以考論世間動植種類所以繁絀之故先是言生理者皆主異物分造之說近今百年格物諸家稍疑古說之不可通如法人蘭氏克爾弗來德人方拔爾爾英人威里士格爾特爾斯賓塞爾德意志人赫爾斯皆生學家先後闡出自治手勢弱探審知有生之物始於同終於異造物立其一本以大力運之而萬類之所以底於如是者咸其自己而已無所謂創造者也然其說未大行也至咸豐九年達氏書出眾論翕然自茲厥後歐美二洲治生學者大抵宗達氏而其事日闢地開山多得古禽獸遺骸其種已滅爲今所無於是處魚禽互獸人間銜接通達之物日以漸密而達氏之言乃愈有徵故赫爾斯謂古者以大地爲靜居天中而日月星辰拱繞周流以地爲主自歌白尼出乃知地本行星系日而運古者以

天演論上

天演論上

人類爲首此處僅言天而生萬物絕異自達爾文出矣人爲天演中一境且演且進來者方將而教宗持土之說必不可信蓋自有歌白尼而後天學明亦自有達爾文而後生理確也斯賓塞爾者與達爾文同時亦本天演者天人會通論舉天地人形氣心性動植之事而一貫之其說尤爲精闢富其第一書開宗明義集格致之大成以發明天演之言第二書以天演言生理第三書以天演言性靈第四書以天演言羣理最後第五書乃考道德之本源明政教之條貫而以保種進化之公例要術終焉嗚呼歐洲自有生民以來無此作也不快近書中之一編也斯賓氏迄今尙存年七十有六矣其全書於客歲始就事所謂體大思精殫畢生之力者也達爾文生嘉慶十四年卒於光緒八年壬午積有

導言一 廣義

日遷延之變遷而得常境之適遇其來無始其去無終曼衍連延層見迭代此之謂世變此之謂運會運會者以明其遷流會者以指所適值此其理古人已發之矣但古以謂天運循環周而復始今茲所見於古爲重規後此復來於今爲彙矩此則甚不然者也自吾輩觀之物變所趨皆由簡入繁由微生著運常然也會乃大異假由雷

前一動物遺跡始初將見逐代變遷雖至微渺皆有可尋迨至最初一形乃莫定其爲動爲植凡茲運行之理乃化機所以不息之精苟能靜觀隨在可察小之極於鼓行衝生大之放乎日星天地隱之則神思智識之所以聖狂顯之則政俗文章之所

天演論上

天演論上

無一焉非天之所演也故其事至曠至繁斷非一書所能罄始就生理治功一事概略言之先爲導言十餘篇用以通其大義雖然隔一專而三反善悟者誠於此而有得焉則究稱機之屬端者其應用亦正無窮耳

復案斯賓塞爾之天演界說曰天演者會以聚質團以散力方其用事也物由純而之雜由渾而之書質力雜相刺爲變者也又爲前數十萬言以釋此界之例其文繁行與博不可殫譯今就所憶者雜取而粗明之不能細也其所謂會以聚質者即如日周太始乃爲星氣名涅普刺斯布渡六合其質點本熱至大其抵力亦多過於吸力繼乃由通吸力收攝成球太陽居其中八緯外繞各各聚質如今是也所謂團以散力者質聚而爲熱爲光爲聲爲動未有不耗本力者也此所以今日不如古日之熱地球則日經星則漸運八緯之周天皆日緩久將進入而與太陽合體又地入流星軌中則見隕石然則居今之時日局不徒散力即合質之事亦方未艾也餘如動植之長圍種之成雖爲物懸殊皆循此例矣所謂由純之雜者萬化皆始於簡易終於錯綜日局始乃一氣地球本爲流質動植類胚胎萌芽分官最簡國種之始無算卑上下君子小人之分亦無通力合作之事其演漸淺其質點漸純至於深演之秋官物

大備則事莫有同而互相為用焉所謂由流之凝者蓋流者非他此流字集由
質點內力甚多未敢故耳動植始皆柔滑終乃堅韌草味之民類多游牧城邑
土著文治乃興胥此理也所謂由渾之畫者渾者極而不精之謂畫則有定體
而界域分明蓋純而流者未嘗不渾而渾者又未必皆畫也且專言由凝
之難由流之疑而不言由渾之畫則凡物之病且亂者如劉柳元氣敗為癰痔
之說將亦可名天演此所以二者之外必益以由渾之畫而後義完也物至於
畫則由壯入老達極而將退矣人老則難以學新治老則難於守舊皆此理也
所謂質力難耗相劑為變者亦天演最要之義不可忽而漏之也前者言圖以
散力矣雖然力不可以盡散盡則物死而天演不可見矣是故方其演也必
有內涵之力以與其質相劑力既定質而質亦力質日異而力亦從而不同
焉故物之少也多質點之力何謂質點之力如化學所謂愛力是已及其壯也
則多物體之力凡可見之動皆此力為之也更取日局為喻方為渾渾渾渾渾渾
時全局所有與皆點力至於今則諸體之周天四遊繞軸自轉皆所謂體力之
著者矣人身之血經肺而合養氣食物入胃成漿經肝成血皆點力之事也官
與物應相接由渾伏於點以達腦成覺即覺成思因思起欲由欲動自動欲

天演論上

四

天演論上

五

以前亦皆點力之車獨至肺張心激胃運胞轉以及拜舞歌呼手足之事則體
力耳點體二力互為其根而有隱見之異此所謂相劑為變也天演之義所有
如此斯賓塞氏至推之農商工兵語言文學之問皆可以天演明其消息所以
然之故苟善悟者深思而自得之亦一樂也

導言三題具

就物之數曰萬此無慮之言也物固矣知萬族而人與居一焉人動物之靈者也與
不靈之禽獸昆蟲昆蟲動物者生類之有知覺運動者也與無知覺之植物對生
類者有質之物而具支體官理者也與無支體官理之金石水土對凡此皆有質可
稱量之物也合之無質不可稱量之聲熱光電諸動力而萬物之品備矣總而言之
氣質而已故人者具氣質之體有支體官理知覺運動而形上之神寓之以為靈此
其所以為生類之最貴也雖然人類貴矣而其為氣質之所因拘陰陽之所張弛排
激動盪為所使而不自知則與有生之類莫不同也有生者生而生而天之命若曰使
生者各有其所生而又代趨於微異且周身之外奉天繫地舉凡與生相待之資
以愛惡拒受之不同常若若其所宜而左其所不相得者夫生既趨於代異矣而寒
暑燥淫風水土殺泊夫一切動植之倫所與其生相接相寇者又常有所左右於其

天演論 卷上

聞於是則相得者乎不相得者因相得者奪不相得者殲日計不覺歲校有餘浸假
不相得者將亡而相得者生而獨傳種族矣此天之所以為擇也且其事不止此今
夫生之為事也孳乳而復多相乘以蕃誠不知其所底也而地力有限則資生之事
常有制而不能窮是故常法此壯合而生生祖孫再傳食指三倍以有涯之資生奉
無窮之傳衍物既各愛其生矣不出於爭將胡獲耶不必爭於事固常爭於形借曰
讓之效與爭等何則得者只一而失者終有徒也此物競爭存之論所以斷斷乎無
以易也自其反而求之使含生之倫有類皆同絕無少異則天演之事無從而興天
演者以變動不居為事者也使與生相待之資於異者匪所左右則天擇之事亦將
泯焉使泰生之物恆與生相劑於無窮則物競之論亦無所施爭固起於不足也然
則天演既興三理不可偏廢無異無擇無爭有一然者非吾人今者所居世界也
復案學問格致之事最患者人習於耳目之膚近而常忘事理之真實今如物
競之烈士非抱深恩獨見之明則不能窺其萬一者也英國計學家即理財馬
爾達有言萬類生各用幾何級數滋衍其數皆用定數相乘也便滅
亡之數不遠過於所存則瞬息之間地球乃無隙地人類草乳較遲然使衣食
裁足則二十五年其數自倍不及千年一男女所生當得大陸也生子最稀矣

天演論上

五

年		實得		本數	
第一	年	以	一	木	五
第二	年	以	五	木	二五
第三	年	以	二五	木	一二五
第四	年	以	一二五	木	六二五
第五	年	以	六二五	木	三一五
第六	年	以	三一五	木	一五六
第七	年	以	一五六	木	七八一
第八	年	以	七八一	木	三九六
第九	年	以	三九六	木	一九五
第十	年	以	一九五	木	一五三
第十一	年	以	一五三	木	一四二
第十二	年	以	一四二	木	一三二
第十三	年	以	一三二	木	一二二
第十四	年	以	一二二	木	一一二
第十五	年	以	一一二	木	一〇二
第十六	年	以	一〇二	木	九二
第十七	年	以	九二	木	八二
第十八	年	以	八二	木	七二
第十九	年	以	七二	木	六二
第二十	年	以	六二	木	五二
第二十一	年	以	五二	木	四二
第二十二	年	以	四二	木	三二
第二十三	年	以	三二	木	二二
第二十四	年	以	二二	木	一二
第二十五	年	以	一二	木	一

逾於衆往者達爾文當計其數矣法以化壯一
雙三十歲而生子至九十而止中間經數各生
六子壽各百年如是以以往至七百四十許年當
得見象一千九百萬也又赫爾黎云大地出水
之陸約為方迷盧者五十一兆今設其寒溫相
若肥瘠又相若而草木所資之地聚日熱度養
亞摩尼亞莫不相同如是而設有一樹及年長
成年出五十子此為植物出子甚少之數但羣
子隨風而颺枚枚得活各占地皮一方英尺亦
為不疏如是計之得九十年之後遍地皆此種樹
而尚不足五百三十一萬三千二百六十六株
方英尺此非肥造之言有名數可稽綜如上式
者也夫草木之蕃滋以數計之如此而地上
各種植物以實事考之又如彼則此之所謂五
十子者至多不過百一二存而已且其獨存眾

亡之故雖有聖者莫能知也然必有所以然之理此達氏所謂物競者也競而獨存其故雖不可知然可徵擬而論之也設當羣子同入一區之時其中有一焉其拙乙獨早雖半日數時之頃已足以盡收膏液令餘子不復長成而此拙乙獨早之故或解枝較先或苞膜較薄皆足致然設以膜薄而早拙則他日其子將又有膜薄者因以競勝如此則歷久之餘此膜薄者傳為種矣此達氏所謂天擇者也嗟夫物類之生乳者至多存者至寡存亡之間間不容髮其種愈下其存則難此不徒物然而已墨漢二洲其中土人日益蕭瑟此豈必處剝削之而後然哉資生之物所加多者有限有術者既多取之而盡無具者自少取焉而愈豐者近昌雷若鄰派此洞誠知微之士所為驚心動魄於保羣進化之圖而知徒高視大談於夷夏軒輊之間者為深無益於事實也

導言四人為

前之所言率取譬於天然之物天然非他凡未經人力所修為施設者是已乃今為之試擬一地焉在深山廣島之中或絕微窮邊而外自元始來未經人跡抑前經墾闢而荒蕪多年今者彌望蓬蒿荒蕪無際近則榛荆密不可近遠則人將日甚矣此地之荒穢突然要知此蓬蒿荆榛者既不以人力而自生即是中種之最宜而為天之

天演論上

六

所得也忽一旦有人焉為之創刈穢草斬除惡木緣以周垣衛從十畝更為之耕耨栽培美箭滋蘭九畹種橘千頭舉凡非其地所固有而為主人所愛好者悉移取培植乎其中如是乃成十畝園林凡垣以內之所有與垣以外之自生判然各別矣此垣以內者不獨滿庭闌檻皆見精思即一草一花亦經意匠正不得謂草木為天功而垣宇獨稱人事即謂皆人為焉無不可耳第斯園既假人力而落成尤必待人力以持久勢必時加護葺日事刪除夫而後種種美觀可期恆保假其靡而不治則經時之後外之峻然峙者將圯而日卑中之澗然清者必涸而日塞飛者啄之走者觸之蟲豸為之蝥毒苦速其枯其與此地最宜之蔓草荒榛或緣隙隙而交榮或因飛子而播殖不一二百年將見基址僅存蓬科滿目舊主人手足之烈漸不可見是青者又戰兢獨存而遺其宜種矣此則盡人耳目所及其為事豈不然哉此之取譬欲明何者為人為十畝園林正是人為之一大抵天之生人也其周一身者謂之力謂之氣其宅一心者謂之智謂之神智力兼施以之離合萬物於以成天之所不能自成者謂之業謂之功而通謂之日人事自古之土創蓬草以至今之電車鐵橋精粗迥殊人事一也故人事者所以濟天工之窮也雖然荷耨其本以為言則豈惟是莽莽荒荒自生自滅者乃出於天生即此花木亭垣凡吾人所輔相栽培者亦何一

不由帝力予夫日人巧足奪天工其說固非皆誣觀此冒彰橫目手以攫足以行者則亦彼蒼所賦界且豈徒形體為然所謂運智慮以為才制行隨以為德凡所異於草木禽獸者一皆秉彜物則無所逃於天命而獨尊由斯而該則雖有出類拔萃之聖人建生民未有之事業而自受性降衷而論固實與昆蟲草木同科貴賤不同要為天演之所也耳此窮理之家之公論也

復案本篇有云物不假人力而自生便為其地最宜之種此說固也然不知分別觀之則誤人是不可不諭也赫胥黎氏於此所指為最宜者僅就本土所前有諸種中擇其最宜耳如是而言其說自不可易何則非最宜不能獨存獨盛故也然使是種與未經前之新種角則其勝負之數其向能為最宜與否舉不可知矣大抵四達之地接壤鄰連則新種易通其為物競應時較久聚種亦多至如島國孤懸或其國在內地而有崇嶺流沙之限則其中見種物競較狹蓋為最宜外種闖入新種更起往往年月以後舊種漸墮新種迭盛此自舟車大通之後所特見屢見不一見者也譬如美洲從古無馬自西班牙人載與俱入之後今則不獨家有是畜且落荒山林韓成野種族聚皆生澳洲及新西蘭諸島無不自歐人到彼船隻入陸至今偏地皆鼠無異歐州俄羅斯蜂蟻

天演論上

七

種長大自安息小蟲蟬入境則滅種今轉難得焉格爾斯有書層層疊疊後忽有斑畫眉不悉何來不善鳴而善生翅善鳴者日以益希澳洲土蜂無針自窩蜂有針者入境無針者不數年滅至如植物則中國之養蠶桑來自呂宋黃占來自占城蒲桃自南來自西域薏苡來自南此見諸史傳者也南來之番百合西名哈教本地中海東岸物一經移植今南美拉百拉達往往蔓生數千百里滿望無垠草木為餘則由歐人以印度澳洲地利動植向多往往十年以外遂有其境較之本土繁盛有加夫物有遷徙而更如此誰謂必本土固有者而後稱最宜哉嗟乎豈惟是動植而已使必土著最宜則彼美洲之紅人澳洲之黑種何由自交通以來歲有耗滅而伯林海之甘穆斯喇加前土民數十萬晚近乃僅數萬存者不及什一此俄人親為余言且謂過是恐益少也物競既興真者日耗區區人滿為足恃也哉烏足恃也哉

導言五

難者曰信斯言也人治天行同為天演矣夫名學之理事不相反之謂同功不相毀之謂同前篇所論二者相反相毀明矣以手陷盾互相抵牾是果倖免而不可合也如是豈名學之理有時不足信歟應之曰以上所明在在微諸事實若名學必謂相

反相毀不出同原。人治天行不得同爲天演。則負者將在名學理徵於事實。如此不可誣也。夫園林臺榭。謂之人力之成。可也。謂之天機之動。而誘使假手於斯人之功力以成之。亦無不可。猶是人力既施之後。是天行者時。時在在欲毀其成功。務使復還舊觀。而後已。倘治園者不能常目存之。則歷久之餘。其成績必歸於烏有。此其所必至。無可如何者也。今如河中鐵橋。沿河石碼。二者皆天材。人巧交資成物者也。然而風潮過。則橋牙間損。潮頭上則基趾微搖。且涼熱漲縮。則衝絨不得不鬆。勢溢溢。則鐵釘不能不長。更無論開闢動土之日。有損傷者矣。是故橋須歲以勸修。臨須時以培築。夫而後可得利用而久長也。故假人力以成務者。天憑天資以建業者。人而移成業建之後。天人勢不相能。若必使之歸宗反始。而後快者。不獨前一二事爲然。小之則樹藝牧畜之微。大之則修齊治平之重。無所往而非天人互爭之境。其本固一。其末乃歧。開者疑吾言乎。則蓋視張弓。張弓者之兩手也。支左而屈右。力同出一人也。而左右相距。然則天行人治之相反也。其原何不可同乎。同原而相反。是所以成其變化者耶。

復家於上二篇。斯賓塞赫爾黎二家言治之殊。可以見矣。斯賓塞氏之言治也。大信存於任天。而人事爲之輔。信黃老之明自然。而不忘在是有是已。赫爾黎氏天演論上。

他所著錄。亦什九主任天之說者。獨於此書非之如此。蓋爲持前說而過者歟。也。斯賓塞之言曰。人當食之。則自然覺飢。思食。今設去飢而思食之自然有良醫焉。深究飲食之理。爲之程度。如學之有課。則雖有至精至當之程。吾知人以忘食死者。必相繼也。物莫不慈其子。此種之所以傳也。今設去其自然愛子之情。則雖深論切戒。以保世存宗之重。吾知人之類其滅久矣。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由是而推之。凡人生保身保種合羣進化之事。凡所當爲。皆有其自然者。爲之陰驅而潛率。其事漸重。其情彌殷。設棄此自然之機。而易之以學問。理解使知然後爲之。則日用常行。已極紛紜繁瑣。雖有聖者。不能一日行也。於是難者曰。誠如是。則世之任情而過者。又比比焉何也。曰。任情而至於過。其始必爲其違情。飢而食。飽而猶食。渴而飲。飲而猶飲。進而猶進。久而成習。習之既成。日以益彌。生斯害矣。故子之所言。乃任習非任情也。使其始也。如其情而止。則烏能過乎。學問之事。所以範情。使勿至於成習。以害生也。斯賓塞任天之說。模略如此。

導言六人擇
天行人治。常相毀而不相成。固矣。然人治之所以有功。即在反此天行之故。何以明

天演論 卷上

之天行者。以物競爲功。而人治則以使物不競爲的。天行者倡其化物之機。設爲已然之境。物各爭存。宜者自立。且由是而止者。強者昌。不立者弱。弱乃滅亡。皆懸至信之格。而總萬類之自己。至於人治。則不然。立其所獨之物。盡吾力焉。爲致所宜以輔相匡翼之。俾克自存。以可久可大可大也。請申前喻。夫種類之羣生。無窮於尋尺之壤。其膏液雨露。僅資一本之生。乃難投數十百本牙。其爭求長養。又有早澇風霜之慮。其弱而殖其強。迫夫一本獨榮。此豈徒望其勝。而己固必具與境推移之能。又或蒙天幸焉。夫而後難爾後亡。由拱把而至婆娑之盛也。爭存之難。有如此者。至於人治。獨何如乎。彼天行之所存。固現有之。最宜者。然此之最宜。自人觀之。不必其至美而適用也。是故人治之興。常與於人之有所擇。譬諸草木。必擇其所愛與利者而植之。既植矣。則必使地力寬饒。有餘。蟲鳥勿盡傷。牛羊勿踐履。早其愛之。霜其苦之。愛護保持。期於長成繁盛而後已。何則。彼固以是爲美利也。使其果實材蔭。常有富夫主人之意。則愛護保持之事。自相引而爾長。又使天時地利。人事。不大大異其始。初則主人之庇。亦可爲此樹所長保。此人勝天之說也。雖然。人之勝天。亦僅耳。使所治之園。處大河之濱。一旦芻豢不屬。應殫爲河。則主人於斯。救死不給。樹乎何有。即它日河復平沙。無際。茅蘆而外。無物能生。又設地極新。其地化爲冰。樹則

天演論上

九

此木亦未由得獲。此天勝人之說也。天人之際。其常爲相勝也。若此。所謂人治有功。在反天行者。蓋雖相輔相成。存其所善。而必賴天行之力。而後有以致其事。以復其所期。物種相刃相剋。又各肖其先。而代趨於微。異以其有異。人擇以加。譬如樹藝之家。果實花葉。有不盡如其意者。彼乃積其惡種。積其善種。物競自若也。特前之競也。競宜於天後之競也。競宜於人。其存一也。而所以存異。夫如是。積累而上之。惡日以消。善日以長。其得效有過出所期之外者。此之謂人擇。人擇而有功。必能盡物之性。而後可。嗟夫。此眞生聚富強之秘術。慎勿爲齒者道也。

復家達爾文物種由來云。人擇一術。其功用於樹藝。牧畜。至爲奇妙。用此術者。不僅能取其羣而進退之。乃能悉變原種。至於不可復識。其事如按圖而索。年可期。往嘗見獵。孫尼人。數羊。每月三次。置羊於几。體段毛角。詳悉校品。無異考金石者之玩古器也。其術要在識別微異。擇所新。積累成著。而已。願行術最難。非獨具手眼。覺察毫釐。不能得所欲也。具此能者。千牧之中。殆難得一。苟其能之。更益巧習。數稔之間。必致巨富。歐洲羊馬。二事尤彰彰也。間亦用接構之法。故眞佳種。索價不貲。然少得效者。須此壯種。近生乃眞佳。無反種之弊。牧畜如此。樹藝亦然。特其事差易。以進種略。易於決擇耳。

導言七 普啟

天演之說若更以墾荒之事喻之其理將愈明而易見今設英倫有數十百民以本國人滿謀生之艱發願前往新地開墾滿載一舟到澳洲南島達斯馬尼亞所屬土亞南有棄船登陸耳目所觸水土動植種種族類瘴癘燥濕皆與英國大異其有同者此數十百民者羣路從從開闢草萊烈山澤驅其猛獸毒蛇不使與人爭土百里之屬居然成邑矣更焉之瘴癘之毒英之果致英之犬羊牛馬使之趨且字於其中於是百里之內與百里之外不啻民種迥殊動植之倫亦以大異凡此皆人之所為而非天之所設也故其事與前喻之園林雖大小相懸而其理則一顧人事立矣而其土之天行自若也物競又自若也以一朝之人舉而然出於數千萬年天行之中以與之相抗或小勝而僅存或大勝而日闊則數百萬以誤而無遺則一以此數十百民之人事何如為歸使其通力合作而常以公利為期養生送死之事備而有以安其身推選賞罰之約明而有以平其氣則不數十年可以蔚然成國而土著之種產民物凡可以馴而服者皆可漸化相安轉為吾用設此數十百民慎密固守不仁不相友相助之不能轉而盡精力於相伐則客主之勢既殊彼有種者得因以爲利滅亡之禍日暮間耳即所與借來之禾稼果故牛羊或以無所託託而消亡或

天演論上

三編卷之四

入焉而與舊者俱化不數十年將徒見山高而水深而墾荒之事廢矣此即爾不知自致於最宜用不爲天之所擇可也

復案由來墾荒之利不利景境民種之高下泰西自明以來如荷蘭如日新巴居亞如蘭陀牙如丹麥皆能擇得新地而最後英倫之民於墾荒乃獨著前數國方之墾乎後矣西有米利堅東有身毒南有希望新洲計其幅員幾與歐亞埒此不僅習海擅商狡黠聖教爲之也亦其民能自治知合羣之道勝耳故舊者之民知受治而不知自治則雖真之地不能久居而霸天下之世其君有辟疆其民無墾土法蘭西普魯士澳地利俄羅斯之舊無墾地正坐此耳法於乾嘉以前真墾權不制之國也中國廿餘口之租界英人處其中者多不適千少不及百而制度雖然隱若敵國矣吾聞粵民走南洋美洲者所在以億計然終不免爲人滅種被驅斥也悲夫

導言八 烏託邦

又設此數十百民之內而有首出庶物之一人其聰明智慧之出於人而常人之出於牛羊大馬幸而爲眾所推服立之以爲君以期人治之必申不爲天行之所勝是爲君者其措施之事當如何無亦法圖夫之治國已耳國夫欲其草木之植凡可

以害其草木者匪不芟夷之芟絕之聖人欲其治之隆凡不利其民者亦必有以滅絕之禁制之使不克與其民有競立爭存之勢故其爲草昧之君也其於草萊猛獸戎狄必有其烈之驅之廢之之事其所以馴遠羣以輯治者將惟其賢亦猶國夫之於果實花葉其所長養必其適口與悅目者且既欲其民和其智以與其外爭矣則其民必不可互爭以自弱也於是求而得其所以爭之端以謂爭常起於不足乃爲之制其恒產使民各遂其生勿原原然常思爲強與弱者之所兼非取一國之公是公非以制其刑典禮使民各識其封疆畔畔毋相侵奪而太平之治以基夫以人事抗天行其勢固常有所屈也屈則治化不進而民生以彫是必爲致所宜以輔之而後其業乃可以久大是故民屈於寒暑雨暘則爲致衣服宮室之具民屈於旱乾水溢則爲致溝渠畝之宜民屈於山川道路之阻深而難於轉運也則有遺塗橋梁漕輓舟車致之宜電諸機所以增倍人畜之功力也致之醫藥藥物所以祛民之厲疾天死也爲之刑禁禁制所以防強弱愚智之相欺奪也爲之陸海諸軍所以禦異族強鄰之相侵侮也凡如是之張設皆以民力之有所屈而爲致其宜務使民之待於天者日以益寡而於人自足恃者口以益多且聖人知治人之人固豈於治於人者也凶狡之民不得廉公之吏偷懦之眾不與神武之君故欲治之隆必於民

天演論上

三編卷之四

力民智民德三者之中求其本也故又爲之學校庠序焉學校庠序之制善而後習仁勇之民與習仁勇之民與而有以爲羣力羣策之資夫而後其國乃一富而不可一強而不可弱也嗟夫治國至於如是是亦足矣然觀其所以爲術則與吾國夫所以長養草木者其爲道豈異也哉假使貴與之中門有如是之一道則其民豈不強乎凡其國之所有皆足以養其欲而給其求所謂天行物競之處於其國皆不見而唯人治爲獨尊在在有以自恃而無畏降以至一草一木禽獸之微皆所以與情適用之資有其利而無其害又以學校之與刑罰之中舉錯之公也故其民壽者日以少其老者日以多馴至於各知職分之所當爲性分之所固有通功合作互相保持以進於治化無疆之休夫如是之聖古今之世所未有也故稱之曰烏託邦焉託邦者言無是國也僅爲步想所存而已然後世果有之其致之也將非由任天行之自然而由盡力於人治則斷然可識者也

復案此篇所論如聖人知治人之人賦於治於人者也以下十餘語最精闢蓋泰西言治之家皆謂善治如草木而民智如土民民智既開則下令如流水之源善政不期舉而自舉且一舉而真能廣不然則雖有善政遷地弗與准橋成枳一也人存政舉人亡政息極其能事不過成一治一亂之局二也此皆各國所

應試歷驗者西班牙民最信教而智識卑下故當明嘉隆間得斐立白第二爲之主而大強通美洲據南美洲而歐洲亦幾爲所混一南洋呂宋一島名斐立白者即以其名其地也至萬曆末年而斐立白第二死遺體之人庸闇選英蘭乃大弱盡失其地其地貧窮民不聊生直至乾隆初年查理第三當國精勤二十餘年而國勢漸振然則民智未開終非善也故至乾隆五十年查理第三亡而國又六弱雖遠歲以還泰西諸國治化宏開而西班牙立國其中不能無所洋厲然至今尚不足爲第二等國也至立政之民智才難易尤判如英國平稅一事明計學皆持之蓋久然卒莫能行坐其理太深而國民抵死不悟故也後議者以理財版圖諸書頒令鄉塾習之至道光間遂阻去而其令大行通國蒙其利矣夫言治而不自教民始作日百姓可與樂成難與慮始又曰非常之原黎民所懼皆苟且之治不足存其國於物競之後者也

雖然假真有如是之一日而必謂其盛可長保則又不然之說也蓋天地之大德曰生而含生之倫莫不羣聚北壯之合而保愛所出者此無化與育化之民所同也方其治之未進也則死於水旱者有之死於飢寒者有之且兵刑疾疫無化之國其死民也尤深大亂之後景物蕭瑟無異新造之國者其流徙而轉徙者歟矣迫新治出物競平民獲息局之所休養生聚各長于孫卅年以往小邑自倍以有限之地產供無窮之羣生不足則爭干戈又動周而復始若無端此天下之生所以一治而一亂也故治愈隆則民愈休則其蓄愈速且德智並高天行之害既有以防而勝之如是經十數傳數十傳以後必神通知覺尊能以二僂頭哺四干眾而後可不然人道既各爭存不出於爭將安出耶爭則物競與天行用所謂邦治之隆乃隆然不終日矣故人治者所以平物競也而物競乃即伏於人治之大成此誠人道物理之必然昭然如日月之必出入不得以美言飾說苟用自欺者也設前所謂首出庶物之聖人於彼新造焉託邦之中而有如是之一境此其爲所前知固何待論然吾儕小人試爲揣其所以說迴之術則就理所可知言之無亦二途已耳一則聽其蕃息至過庶食不足之時徐謀所以處置之者一則量食爲生立嫁娶收教之程限使無有過庶之一時由前而言其行即今英倫法德諸邦之所用然不過移密就疏把注彼以邪爲望曾有窮時窮則大爭仍起由後而言則微論程限之至難定也就令微積之術格致之學日以益精而程限較然可立而行法之方將安出耶此又事有至難者也於是議者曰是不難天下有聚視若不仁而其實則至仁也者

天演論上

三

天演論上

夫過庶既必至爭矣爭則必有所滅滅又未必皆不善者也則何莫於此之時先去其不善而存其善聖人治民同於園夫之治草木園夫之於草木也過盛則芟夷之而已矣率曲擁腫則拔除之而已矣夫惟如是故其所養者皆嘉葩珍果而種日進也去不材而育其材治何爲而不若是罷癯癯癯疾病痼疾痼疾痼疾之干不必盡取而殺之也錄之寡之傳無遺育不亦可乎使居吾土而行者必強佼聖智聰明才桀之子孫此真至治之所期又何憂乎過庶主人曰唯唯願與客更詳之

復案此篇客說與希臘亞利大各所持論畧相仿又嫁娶程限之政瑞典舊行之民欲婚嫁者須報官驗明家產及格者始爲許合然此令雖行而俗轉淫佚天生之子滿街育嬰堂充塞不復收故其令尋廢也

天演家用擇種留良之術於樹藝牧畜間而繁碩茁壯之效若戾左契致也於是以謂人者生物之一宗雖靈蠢攸殊而血氣之軀傳行種類所謂生肖其先代趨微異者與動植諸品無殊焉今吾術既用之草木禽獸而大驗矣行之人類何不可以有功乎此其說雖若駭人然執其事而責其效則確有必然者顧唯是此擇與留之事將誰任乎前於蠻荒立國始設爲主治之一人所以云其前識獨知必出人人

天演論上

三

天演論上

猶人之出牛羊犬馬者蓋必如是而後乃可獨行而獨斷也果能如是則無論如亞洲諸國靈聰明作元后天下無敢越志之至尊或如歐洲天驕民聽天視民視公舉公治之議院爲獨爲聖聖智同優夫而後託之主治也可託之擇種留良也可而不幸橫覽此三洲六十餘國之間爲上下其六千餘年之紀載此獨知前識通類逾種如前此者尙斷斷乎未嘗有人也且擇種留良之術用諸樹藝牧畜而大有功者以所擇者草木禽獸而擇之者人也今乃以人擇人此何異上林之羊欲自爲卜式汙謂之馬欲自爲其伯駟多見其不知量也已矣索原文用曰雖欲自爲施自來施且欲由此術是操選政者不特其前識如神明抑必極剛戾忍決之姿而後可夫剛戾忍決誠無難雄主酷吏皆爲之獨是先覺之事則分限於天必不可以人力勉也且此才不僅求之一人之爲難即合一羣之心思才力爲之亦將不可得久矣合羣愚不能成一智聚羣不肖不能成一賢也且從來人種難分此諸飛走下生柔翅相偕每有孩提之子性情品格父母視之爲庸兒戲鄙目之爲劣子溫溫未試不比於人建磨礪世故變動光明事業聲施赫赫然然國蒙其利民戴其功吾知聚百十兒童於此使天演家憑其能事念爲決擇則某也爲賢爲智某也爲不肖爲愚某也可室可家某也當賢當愚應機斷決無或差說用以擇種留良事均樹畜來者不可

知若今日之能事尚未足以企此也

導言十一 蜂聚

故育出庶物之神人既已不可得則所謂擇種之術不可行由是知以人代天其事必有所底此無可如何者也且斯人相系相資之故其理至為微妙難思使未得其人而欲冒行其術將不備於治理無以復加且恐其術果行則其羣將潰蓋人之所以爲人者以其能羣也第深思其所以能羣則其理見矣雖然天之生物以羣立者不獨斯人已也試舉羣之則食之有羣者如雁如鳥獸之有羣者如鹿如象如米利堅之羣阿非利加之羣其尤著者也昆蟲之有羣者如蜂凡此皆因其有以自完於物競之際者也今吾將即蜂之羣而論之其與人同歟異歟蓋其皆可深思因以明夫天演之理歟夫蜂之爲羣也番而觀之乃真有合於古井田經國之規而爲近世以均富自治者之極則也理及計學公例與之乃古無此事今不可行之制故葛氏以均富自治者曰財之不均亂之本也一羣之民宜通力而合作然必事各視其所勝各給其所欲平均齊一無有分殊爲上者職在察其虛空使各得分應而莫或並兼焉則太平見矣此其道蜂道也夫蜂有后曰蜂王其民雄者情而操作者牛雌者不事事務者皆爲雌蜂曰蜂后一壺之內計口而食各致其職

天演論上

十四

續修四庫全書

味且而起吸膠凝黃製爲甘肅用相保其羣之生而與凡物爲競其爲羣也動於天機之自然各趨其功於以相親各有其職分之所當爲而未嘗爭其權利之所應享是輯輯者爲有思乎有情乎吾不得而知之也自其可知者言之無亦最粗之知覺運動已耳設是羣之中有勞心者焉則必其雄而不事之情蜂爲其暇也此其神機智計必天之所縱而皆生而知之而非由學而來抑由悟而入也設其中有勞力者焉則必其牛雌而然終其身爲釀蜜之事而所稟之食特優然僅足以自存是細腰者必皆安而行之而非由墨之道以爲人抑由揚之道以自爲也之二者自製房茁羽而來其能事已各具矣然則蜂之爲羣其非爲物之所設而爲天之所成明矣天之所以成此羣者奈何曰與之以含生之欲輔之以自動之機而後治之以物競鍾之以天擇使宵而代遷之極自范於最宜以存延其種族此自無始來累其漸變之功以底於如是者

導言十二 人羣

人之有羣其始亦動於天機之自然乎其亦天之所設而非人之所爲乎羣雖於家室其始不過夫婦父子之合合久而系聯益固生齒日蕃則其相爲生養保持之事乃漸益備故宗法者羣之所由防也夫如是之羣合以與其外爭或人非人將皆可

以無畏而有以自存蓋唯其爭於內而後有以爲羣而勝其爭於外也此所與飛走蟻聚之羣同焉者也然則人羣之固幸無以異乎曰有鳥獸昆蟲之於羣也固生而受形爪牙角各守其能可一而不可二如彼蜂然雖者雄者一受其成形則體與體俱然趨爲一職以畢其生以效能於其羣而已矣又鳥知其係何知體則知識此一而已矣假有者欲亦者欲此一而已矣何則形定故也至於人則不然其受形雖有大小強弱之不同其賦性雖有愚智巧拙之相然天固未嘗限之以定分使然爲其一而不得企其餘曰此可爲士必不可以爲農曰此爲小人必不足以爲君子也此其異於鳥獸昆蟲者一也且與生俱生者有大同焉曰好甘而惡苦曰先己而後人夫曰先天下爲憂後天下爲樂者世容有是人而無如其非本性也人之先達矣其始禽獸也不知更與何世而爲山都木客又不知更幾何年而爲毛民猶彼由毛民猶彼經數萬年之天演而漸有今日此不必深諱者也自禽獸以至爲人其間物競天擇之用無時而或休而所以與萬物爭存勝而存者中其最宜者在也最宜云何曰獨善自營而已夫自營爲私然私之一言乃無始來斯人種子出爲際得此漸以爲人直至今日而根柢仍在者也古人有言人之性惡又曰人爲羣種自有生來便含罪惡其言豈盡妄哉是故凡屬生人莫不有欲莫不

天演論上

五

續修四庫全書

求進其欲其始能勝萬物而爲天之所擇以此其後用以相賊而爲天之所誅亦以此何則自營大行羣道將息而人種滅矣此人所與鳥獸昆蟲異者又其一也復案西人有言十八期民智大進步以知地爲行星而非居中恒靜與天爲配之大物如古所云者十九期民智大進步以知人道爲生類中天演之一境而非爲生特造中天地爲三才如古所云者二說初立皆爲世人所大駭然舊者至不惜殺人以啟其說卒之證據顯然彌攻彌固乃知如如之說其不可據如此也達爾文原人篇希克羅人天演論皆聚化中人位論三書皆明人先爲猿之理而現在諸種猿中則亞洲之吉首猿後蘭兩極非洲之戈黑拉青明子兩種爲尤近何以明之以官骸功用去人之度少而去諸獸與他猿之度多也自茲厥後生學分類皆人猿爲一宗蓋布拉克特布拉克特特者泰言第一類也

導言十三 制私

自營其者必侈於自由自由侈則侵侵則爭爭則羣羣則人道所恃以爲存者去故曰自營大行羣道息而人種滅也然而天地之性物之最能爲羣者又莫如人如是則其所受於天必有以制此自營查夫而後有羣之效也其理至爲微妙難思